

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序

書綜四代無古今一也自離秦燔秦簡亡佚魯壁所藏伏生所口授百篇之舊十三勳存中壘通識辨二誥於俄空膠西碩師雜五行於緯候今文之目肇祖西京而中古文若滅若沒且孔傳孤行梅本晚出或肇始而未備或續末而不終唐人疏之雜糅於一才老首發難鋒草廬亦張異幟紫陽猶豫莫衷一是明梅氏驚培擊尤力我朝治尙書者亦祖今斥古閭惠王孫段諸家逞其博辨巧相誣毀譏王肅以偽造詆梅賾以竊取萬口雷同若合一揆雖陳氏第毛氏奇齡輩申之於前齊氏召南翁氏方綱阮氏元輩爭之於後而頹波所激莫之或挽洪子右臣採綜圖緯甄采墳典夙紬東觀之祕更備西臺之掌朝陳敬怠法十愆於伊訓夕論災祥繹八徵於箕範鉛槧之下尤耽古文羅六體之舊聞綱百氏之瑣說綿歷三載箸錄四編傳授始卒則通漢晉之郵篇目增損則證孔班之闕禹誓湯誓不淆於僞說畢命罔命不熒於改字與夫附

會往籍濫引雜家穿鑿以遂其非鹵莽以成其誤彼此調護之術如王之翼惠後先乖刺之說如朱之援孔並糾其疏謬匡其踳駁以理道之醇實而知非苟揚所能該以文字之深厚而知非肅謚所能託洵足折是非之衷而息異同之喙矣僕與右臣忝一日之長循省是編犁然有當屏張霸之百兩黜杜林之三家闡明奧旨既振起於將來條貫羣言亦發皇於未墜辨而不激籠蕭山之往圖質而不誣導大興之前軌彥和所謂覽文如詭尋理則暢者是編殆得之與光緒己丑六月吳縣潘祖蔭撰

序

洪子右臣著古文尙書辨惑十八卷以雲龍有從善之公心屬敘大指謹受而讀之曰居今而謂古文尙書不僞尠弗謂其惑者噫孰惑乎孰不惑乎古文有難易今文亦有難易無足深辨疑今文兼疑古文始吳棫而朱子繼之然未僞之也吳澄以收拾無遺首發難端梅鷟指爲蒐竊閻惠諸人遂斷爲采輯襲其說者但云僞孔卽託鄭學問何以僞無一顯證雖毛氏奇齡著之冤詞翁氏方綱爲之髮指阮氏元譏補綴之難齊氏召南闢疑經之論王氏植揭義理之精張氏崇蘭王氏劼林氏春溥等先後著書議之駁之而攻之者如故右臣非好辨者亦就攻古文者所引之文攷訂之而已其要領可一言蔽曰古文未嘗亡也未亡則僞於何傳而攻之者曰梅賾也皇甫謐也王肅也豈不知永嘉之亡續之奏皆傳也非經也隋經籍志非假借也蓋之無據四庫提要會辨之而肅亦無僞據也攻之者又曰鄭注書趙岐注孟子韋昭注國語並

稱逸書毛氏沿宋洪邁說以不立學官故何晉立於學而杜預注左傳郭璞注爾雅亦稱逸也曰孔氏原通今文以說孔壁古文而古文滋多故謂之逸書言今文所逸也史記馬融書序無異稱也况古文之不亡非僅據此問其說者司馬遷傳其說者庸生胡常王璜塗惲賈徽校其文者劉向也後漢孔僖列儒林傳稱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此漢時古文不亡確據也諸葛亮王粲高堂隆皆引用古文語此三國時古文不亡確據也晉武帝元帝時立於學官見荀崧傳傳其說者鄭冲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也見晉舊書此晉時古文不亡確據也雲龍亦非好辨者就攷據之文之要平心論之而已光緒十三年春德清傅雲龍敘

自序

余嘗讀 本朝諸家述作見涉古文尙書之詞則必曰僞孔僞孔竊以諸儒皆宏通雅材必實有徵驗云然既乃取所詆駁之端察其證據所由不禁廢書而歎曰異哉古文之僞乃在此乎乃以此而僞古文乎夫古文之出孔壁與詩論語孝經禮記同其詞語之無齟齬字畫之無訛損諸子百家之羣相采掇亦同未聞有疑而僞之者乃獨以僞加諸尙書古文且侈然號於眾曰吾之辨古文也以攷據由是學者惑之一唱百和胥信其然而不知其所攷者實不可爲據所據者正失之不攷也其所據失之不攷何如誤讀隋志而謂古文與三家並亡誤讀漢書而謂馬鄭所注爲安國本是其所攷不可爲據何如以僞書二十四篇爲鄭真古文以孔疏所引書序注爲古文逸篇是且方議古人僞造矣而卽僞造一事實以誣古人則又如閻若璩謂棄稷篇揚子雲時尙存惠棟謂二十四篇之文劉班以爲安國逸書江聲謂汨作乃記禹治水之

事段玉裁於孔傳孟津地名中增一孟字是妄騁胸臆乃復託爲古說以己之作僞攻人之不僞無非穿鑿回穴以故與古文生隙而豈知古文之必不可僞者蓋有三焉其一曰事理不可僞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杞宋無徵聖人尙不能言夏商之禮若無太甲何所憑以信伊尹之非篡若無泰誓何所據以紀武王之弔伐若無禹謨湯誥咸有一德仲虺之誥何所資以證禹湯伊萊之見知大率通經達權開先啟後非聖人不能爲非聖人之徒不能言未可以鑿空而談憑虛而造此其事理之不可僞者也其二曰道理不可僞古文一書天人之奧性命之理政治之原禮樂之精三代而下惟孔孟爲能得其傳荀董得其似矣猶失之駁程朱得其要矣猶失之拘陸王得其偏矣猶失之雜此固自周秦以來所號爲傑士魁儒尙不能體之入微言之無弊而謂魏晉間復有孔孟其人能抉其奧而發其蘊乎此又其道理之不可僞者也其三曰文理不可僞古人著書高下淺深各有分量是故百家之言黃帝也病不

雅馴許行之言神農也傷於詭僻而惟古文義醇而雅詞富而亮兼賅
聖賢之精言今謂僞於東漢而東漢之文莫如班張崔蔡以視古文不
逮也謂古文僞於魏晉而魏晉之文莫如應阮稽荀以視古文不逮也
微獨漢晉卽以左國之雄深莊列之奇變史遷之俊邁揚馬之宏麗絮
之古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此又其文理之不可僞者也乃攻古文者
舍是不論而反誣以摹擬之蹟剽竊之私其說妄誕而無稽其術詭譎
而莫可究詰嗟乎古文爲聖道聖學之所寄也久矣自漢魏六朝以至
隋唐莫不矩矱乎是綱維乎是從無稍有訾議其間者乃更數千百年
忽以末學膚受自作聰明以孔子手定之書妄被以僞孔之名誣聖毀
經莫此爲極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發憤與爭固不獨鴛鴦下材
爲之斷斷力辨也歟

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仲冬月大雪日黃岡洪良品自題於京師宣南
坊之雙晉壁齋

古文尙書辨惑

序 凡例 目錄

卷一 卷二

尙書古今文源流本末

卷三

考 辨 論 說 解

卷四

考古文尙書各家書目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辨諸家古文尙書各條

卷十二

十四家論辨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附錄四家著述書後

卷十七

古文尙書或問

卷十八

古文尙書餘論

古文尙書辨惑

凡例

一古文繆繆最多字有蝌蚪隸古之異篇有增多分併之殊東漢則傳授有歧東晉則存亡各判辨之不明遂成疑獄然原書具在討其源流覈其本末剖析疑似使之來歷分明庶來者有所考焉

一攻古文者異說歧出其大旨不過數端一曰漢世古文爲二十四篇一曰杜林尙書爲安國真古文一曰古文亡於東漢晚出古文非漢學一曰漢志古文止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一曰魏王肅僞造古文孔傳一曰古文亡於永嘉梅賾所上爲僞本一曰古文之僞定於朱子此唱彼和併爲一談余特撮其機要爲考三篇論三篇辨四篇說解各一篇務使是非昭然不容稍有蒙混

一疑古文始於吳械未有專書至吳澄以降勒成卷帙專以攻擊古文余取自元至今其最著者凡十七家摘其大綱加以論駁凡其書之

旨要說之異同略具於此並爲揭其十失以明癥結所在弁之卷首以諗來學

一古文寃沈最久非逐條剖判其事不明譬如折獄必兩造具辭始成信讞余取宋元以至本朝諸家所論錄爲原案而以已說申辨之兩端並列一目瞭然孰是孰非百世下自有公論

一僞古文之說以閩若璩尙書疏證爲會歸記博言辨最足變亂是非燕惑愚智卷中所錄獨多而附以各家所論其彼此雷同者省之一切紛紜歧說賅備於斯後有繼者不過駢枝贅疣直可等之自檢一攻古文者每以朱子藉口閩詠書疑之作於朱子疑傳序者錄之而於朱子信經文者置之意存避就茲編取朱子語類有涉古文者全行載入去其複說加以考證末附與朱子同旨者凡十二家以爲論定古文之一助

一閩書始興毛奇齡著寃詞辨之至程廷祚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輩

出右閭黜毛祖述成書學者遂以毛氏爲口實茲錄其書凡十之三
四證以古籍平情論覈取其理長者而於其偶舛者去之毛氏而外
則有王氏劄之後案駁正張氏崇蘭之尙書私議林氏春溥之開卷
偶得陶氏銳之駁閭數條並爲采入惟張氏私議說尤精密所錄獨
多後皆附以鄙意以期折衷於一是云

一是書網羅眾說意在權其至當然其中有爲羣疑已久爲前人所未
及言者間出己見設爲問答之辭以發明之末附餘論旁通曲證務
使紛紛聚訟搜剔無遺數年來寢饋覃思聞見啓發歷三寒暑數易
藁而後成蓋其慎也

一考訂之學最患徇門戶執偏見茲編爲表章古文而發各家互有得
失擇善而從雖其人平日不信古文而有一言之合亦必甄錄以資
發明但文多繁複或一事而取證數處或一意而反復再三實以古
人語簡致滋疑竇故是編甯詳毋略務盡是非之實不矜修飾之工

識者諒之

一余始辨古文猶未見王

勛

張

榮

翽

翁

方

綱

趙

翼

諸家

所論

及諸友

陸

續以書見示其中頗多與余闇合者仍並采入以證初說蓋非喜其見之同於己正以明其論之出於公耳

跋

僞古文之說惑人也甚矣毛氏大聲呼冤而冤莫白張氏王氏繼之而書莫顯先生復起而辨之夫先生固非好辨者也古文出自孔壁錯亂磨滅百篇莫全良足惜也然可攷者較今文尙多十四五先正格言往往而在斯固不幸中之一幸焉世乃欲僞而廢之於是好異者流競襲前人唾餘於諸經胥遭抨擊聖道且從此大晦先生之辨其亦有不得已乎前此爲古文辨者往往取證經傳所稱引而僞之者遂誣以采輯先生獨表其義理之精文章之古微獨三代下之文人莫由望見卽才如左氏亦摹倣而無由於此服先生之見之卓前此辨者語言不無過激先生獨心平氣和諸凡辨論但取明其是非而止此外無溢詞焉於此服先生之養之粹每發一難必究其癥痕所在偶焉未得恒積日夜以窮之書中如季秋月朔取亂侮亡罔或無畏諸條皆通所懷疑莫釋者先生於此凡經六七易稿而論始定而遂乃恍然大悟於此服先生

之思之精每獲一解必徧質同人恣其辨駁以期至無可辨駁而後已
嘗曰與其書成而滋人遺議不如及今辨駁焉使得改之爲愈也卽不
肖如^通亦頻蒙指示於此服先生之度之謙先生嘗謂世之爲僞古文
之說所惑者皆耳食者也彼既負淵博之名雜引繁稱而復濟以雄辨
鄉曲之士罕所見聞驟讀其書鮮不驚怖共推爲定論而不可易今就
其所稱引一一證以原書非濫肆穿鑿卽妄加竄改故書中論辨率用
矛盾盾者居多而曲喻旁徵更有出於彼所稱引之外者於此服先生
之學之博先生自聞有上疏欲廢古文者卽發憤從事退食之餘恆手
執一編寒暑罔間閱三載而書乃成於此服先生之力之勤夫以先生
生毛氏張氏王氏之後既有以集眾人之大成而凡其論辨所遺及論
辨之未甚暢者復一一條分而縷析焉宜其惑之無弗解也^通讀既終
篇竊慨然興歎曰昔之異端顯與聖道爲敵今之異端陰與聖道爲緣
彼方託崇正黜僞以爲名是其惑世誣民之罪較之楊墨佛老殆有其

過之無不及焉然則先生衛道之功不真與孟子韓子後先鼎立哉爰
跋數言以質世之讀古文辨惑者光緒丙戌孟秋朔饒登達謹跋

古文尙書辨惑卷一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尙書今古文流傳本末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

案伏生壁藏書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曰獨得者乃朽折之餘則三盤八牀險澀之辭當爲數所偶存非必專得其所難也曰壁藏者必有簡牘之事則教於齊魯當用求得之本經非必專恃記憶以口授也至孔安國大序謂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專指朝錯往受時而言孔穎達疏云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

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朝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然則後儒因口授而疑伏生偏記所難是不知壁出一時往受又一時其口授之二十九篇要亦出於壁藏之二十九篇也

又案二十九篇劉向別錄班固儒林傳藝文志皆同史記唯孔穎達正義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毛奇齡謂伏書本有泰誓非後所得引尙書大傳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王舟語爲證良品案八百諸侯俱至孟津叢敬對高祖已言之此在伏壁未出以前且玉海引康成序云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未必全出伏生之手故白魚入王舟等語孔疏疑爲泰誓出後後人所加增者則毛說未可爲據朱彝尊經義考謂伏書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故

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良品案漢書藝文志明言經二十九卷不言兼序馬融方疑泰誓神怪必不以之入經康成分書三十四篇序不入數則朱說亦未可據但王充論衡言尙書後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據鄭康成云泰誓後得則後益一篇者泰誓也泰誓既立於博士豈有藝文志不載其篇者孔疏謂司馬遷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良然故班固作志亦因之論衡又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而孔臧與安國書亦云時人惟聞尙書象二十八宿故後儒以一曰斗者爲泰誓至於王充又云合伏書計之有三十篇康成分泰誓計之有三十四篇孔安國除今文泰誓計之有三十三篇要亦分併不同之故在當時或各有取義然今不可考矣

史記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

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
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
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雖陽買嘉頗能言
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案孔安國能言尙書事先通今文故古文出而字所難識者能以今
文讀之司馬遷但言尙書滋多約略計之不著篇數蓋猶未得其詳
云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
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
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
常授曉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
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

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案此西漢之古文雖未立學官自都尉朝以至桑欽授受不絕司馬遷僅從安國問其一二如今文堯典諸篇證以古文之說而已於增多篇曾不之及但誌其來歷於史記中世以遷爲從安國受古文非也張崇蘭曰故字宜屬下讀本傳張禹等從轡問夏侯勝又從歐陽氏問皆其例也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未果平帝時歆爲國師乃得立王莽敗後旋廢張霸作百兩篇在成帝時是時中祕有古文其僞故不行梅鷟乃謂西漢之古文僞於安國可謂謬矣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

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案朱子嘗疑孔安國傳是假書謂毛公詩如此高簡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不知安國奉詔作傳正當武帝勸以官祿之時一經有脫至百餘萬言者其盡釋不闕亦何足怪蓋與毛公釋詩之時又不同矣古文未立學官故為博士誦習所不及祿利之路不在是也終漢之世若司馬遷趙岐馬融鄭康成書中無古文之增多篇職是故耳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為五十七篇序云凡五十九篇師古曰孔安國承

鄭氏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

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案藝文志顧炎武以爲有班固自注者如注中爲五十七篇是也但
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此何以云五十七顏師古引康成贊云後又
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然康成亦不言所亡何篇閭若璩謂亡篇爲武
成黃冕謂亡篇爲金縢見所著同書紀疑皆屬臆說志明言四十六卷與孔
安國序文合序既以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歸其數則所謂五十八
篇五十七篇者當是分併不同之故以今文例之可見康成未見古文遂疑
爲亡其一篇而師古據以爲言耳師古又謂二十九篇爲伏生所傳
授與孔穎達異伏生所傳實二十八篇人僞泰誓爲二十九僞泰誓
非伏生所傳顏氏註文亦未分析至歸有光謂漢書藝文志云尙書
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爲漢世僞書故別稱爲經不使相
混焦竑對策亦云藝文志別古經於尙書蓋猶疑之弗敢淆焉蓋皆
沿吳澄誤據之說吳澄尙書集解有曰古文非尙書也漢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豈知藝文
志所載首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指孔書次云經二十九卷則

指伏書三人并未一覩漢書率臆立論致爲毛奇齡張崇蘭所姍笑
見毛氏古文尙書冤詞
張氏古文尙書私議今之攻古文者不考情實沿訛襲謬大率類

此後之學者慎勿震於其名隨聲附和而不一爲詳審也

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爲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

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案志云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博士書亦云十六篇然劉向在宣帝神雀五鳳間親校中古文已云古文五十八篇著之於別錄則二十九篇去僞泰誓一篇計之當云得多三十篇何以云得多十六篇也蓋實爲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之故但班志略而不言耳且班亦注爲五十七篇鄭贊釋以後亡其一篇是亦仍用安國五十八篇之數而序云增多二十五篇此云得多十六篇要均爲四十六卷蓋彼此分併各有不同亦如今文有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三十篇三十一篇三十三篇三十四篇之異此自古書常例不足怪耳又案安國遭巫蠱事劉歆在前漢言之班固在後漢又言之以漢儒紀漢事豈有謬誤乃諸儒悍然不信引史記安國蚤卒一言附會其說其實史記亦未言巫蠱事起安國已卒也以攷古文故並漢史而亦蔑棄之一若歆固在當時見聞反不若千百年後之人詳且確者

斯亦大可怪矣古文讀應爾雅玆固賈逵皆言之間若璩獨以爲不

必拘其不信古籍率憑胸臆有如此

論詳卷中

孔臧與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歟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難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雷雨周公見任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學之眞乎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

黃冕云據此可知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之真非梅賾妄增也

案李燾孔叢子序云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

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昂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爲一卷曰孔叢子云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朱子云其文輒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氏則無疑也黃冕尙書紀疑云書序多與孔叢子說書合而孔叢子眞僞混淆蓋殘本而其子弟增補以成者良品竊謂孔叢子雖未必盡出鮒手而漢志明有孔臧十篇係從後附入鮒書者則臧與安國書其卽爲十篇之一無疑不得以鮒書有增竄而並疑臧書爲僞也其據古文金縢以辨伏生大傳成王葬周公之誤尤合且王充因之以知尙書有二十八宿班固因之以知有百篇之序王肅范甯因之以知有舜典而姚方興因之知舜典有闕文而上二十八字則此書實爲古文一大關目自攻古文者惡其爲

古文作證因朱子有疑孔叢子之言遂並此書而毀之有援引者斥

爲以僞扶僞

見孫星衍古文通串注

不知孔叢子篇目見酈道元水經注孔臧

漢志另爲一書蹤跡顯然用爲古文作證夫何疑焉

案酈道元水經注孔臧有孔叢子七卷宋

陳仁子文選補遺有孔臧陳恪虎賦楊柳賦騷賦共四篇豈皆僞託何疑於與安國一書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

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現在時師傳讀而已秦誓後得博士集而

讚之

七略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

及魯恭王壞孔子

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

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

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

孫執升曰漢書作以尙書爲備是此不謂字後人妄增其品案不字當屬衍文

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漢書注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以左氏傳別行不爲春秋而

作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

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案毛奇齡曰傳問人間此安國更寫一本藏於家而傳之人間者也外內相應者謂外而民間內而祕府皆考驗如一當時親任校書者其言之再三如此乃書入而諸儒皆切齒怨恨

以不立學官之義而遽欲舉行則難備

於便安且擲繁重遂

一應排抑動成門戶卽名儒如光祿大夫龔勝惡之願乞骸骨罷而

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良品竊以古文在漢已爲門戶所排博士欲以不誦絕之今古文立已二千餘年時師傳讀諸儒不能以不誦絕之乃欲以僞絕之雖一一與眾籍相應確有徵驗乃信之者一攻之者百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黨同門妬道真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凡漢時博士諸弊不謂復見於今惜無劉歆移書以讓之是非之公自在人心諒不至爲大雅所切齒也

後漢書儒林傳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尙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尙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尙書古文學未得立案張崇蘭曰古文後今文而出其傳不及今文之廣然中祕有其書都尉朝以下傳其學此西漢五十八篇之古文灼然無可疑者也又曰古文曾立於平帝時遭新莽之亂與未立等故范史云然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

儒林傳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

儒林傳尹敏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

儒林傳周防師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儒林傳楊倫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

周槃傳少游京師學古文尙書

張楷傳通嚴氏春秋古文尙書

劉陶傳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

鄭元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案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不立學官已無平帝時立學之增多篇卽劉陶以古文正三家文字者是也於是孫期尹敏周防楊倫周槃張楷丁鴻張恭祖等皆習此古文而范史別之於孔僖傳外獨於孔僖明著安國之傳以諸儒所受古文無孔氏之增多篇也乃後之學者不明東漢古文歧互之故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古文妄意康

成師祖孔學其古文爲安國本不知東漢時所立學者今文肅宗所好者古篆以古篆書二十九篇故曰古文卽後蔡邕石經三體書之一也高才生所受及孫期尹敏等所習與康成受於張恭祖者不過字畫與三家異篇文則同及杜林得西州漆書字尤奇古康成疑爲孔壁科斗文故復舍此古文而注之

蔡邕三體石經另有辨

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儒林傳衛宏從大司徒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
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

案西州古文類科斗書初未詳其所自來其時肅宗好古文高才生

受古文而杜林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其字奇古難識自經杜林傳之衛徐賈馬鄭爲之訓注於是東漢始有杜林古文之學孔廣林曰維時古文未發學者卽以漆書爲古文是也但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但得其書而爲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真古文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自六朝以至唐宋學者皆知杜林本非孔氏古文以無古文之增多篇耳

賈逵傳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案逵傳父業有古文而教授則以夏侯今文從時好也逵數爲帝言古文而帝但令其以古文校三家同異學所立也其選高才生受古

文與其教授之今文所異在字畫訓詁之間而其以二十八篇爲備則同也自閻若璩見賈逵爲杜林古文作訓遂疑卽其傳父業之安國本不知賈逵所見有兩古文不盡爲安國本東京所立有兩古文亦皆非安國本讀漢史者每苦牽混不明惟張崇蘭所辨爲得之其辭曰本傳於逵悉傳父業之後卽載其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可見古文不行於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之後卽載其受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古文由是遂行可見東京古文之學惟此二十九篇足以與三家參考同異者而增多之篇不在列且逵傳中雖屢言古文並無關馬鄭所學惟儒林傳載逵爲杜林漆書古文作訓其本遂爲馬鄭所傳是杜林之本非卽賈徽受之塗惲之本亦不容牽合遷就不爲別白也善讀漢史者其細參之

儒林傳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二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案古文尙書自孔安國於送官外私寫一本藏於家子孫世傳之至孔僖爲東京名儒校書東觀范史於其本傳特著安國之傳而其子長彥復好章句於安國傳注當知寶重季彥守古文家業以授門徒至數百人之多故古文雖不立學官而其支流嬗衍當自綿綿弗絕此范冲於魏晉初猶得私淑其傳也古文在兩漢間西漢則有都尉朝以至桑欽之傳東漢則有孔僖父子以逮門徒之傳在史編蹤跡明確如此然要皆與馬鄭所傳無涉彼徒據馬鄭以定古文者皆未讀兩漢儒林傳而究其原委者也

桓譚新論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

案新論古文四十五卷爲十八篇諸家皆謂文有脫誤毛奇齡改五爲六惠棟改十八爲五十八閻若璩亦謂五當作六十上脫五並兩字改之余獨以爲非也諸家徒見律書十誤作七妄意亦從此例不知十與七以古字形相近而誤若五之與六字形懸殊且此紀數之

字兩句皆有脫誤亦無此理諸家特泥於漢志之四十六卷劉向別錄之五十八篇耳不知古書爲卷分併各有不同一今文也爲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爲三十篇爲三十一篇爲三十三篇爲三十四篇分數無定豈亦有誤字邪其云四十五卷者乃舉總計之數其云十八篇者乃舉增多之數總計之數今不可考分篇之數毛奇齡嘗定之其旨曰五十八篇旣以一序爲一篇作四十六卷矣茲又除伏書三十三篇但以孔壁二十五篇就序分之太甲說命泰誓九篇共三序應去六篇伊尹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內與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同又去一篇凡二十五篇共去七篇爲十八篇至漢志又作十六篇其說詳卷後云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論衡泰誓掘地所得又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顯帝之時河內女

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案張崇蘭曰此泰誓不與二十八篇同出而附於伏書以行故今文有二十九篇是也所以馬班二史歷敘今古文出蹟並不及泰誓蓋以二十九篇統之矣若其得之之時則別錄所記爲可信劉向當宣帝神雀五鳳年間已招置左右後更講論於石渠豈有泰誓出於其時而誤以爲先朝者况史記作於太初征和之際已將泰誓併入伏書安得云宣帝時二十九篇始定也且泰誓惟今文故可併入伏書惟一篇故合之爲二十九直至鄭注始分爲三房宏所說殆曾聞孔壁有古文泰誓三篇誤移而屬之此泰誓耳

案孔穎達正義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

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書之重得之言最合

馬融書序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鵲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于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案孔穎達正義曰今之秦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尙書又曰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秦誓古文秦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尙書今文秦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二說最確蓋歷朝皆有正史有閩史正史辭嚴義正紀事以實古文秦誓是也閩史每采雜說兼語神怪今文秦誓是也紀載非出一手

流行民間故伏生妻敬董仲舒等猶得聞而引之惟馬融始疑其非真故孔穎達曰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馬融既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故孔穎達又謂馬融不見古文孔傳要之是時祕府古文伏而未發民間古文傳而未廣學官未立時師所傳習不在乎是故馬不見泰誓鄭注序多亡篇職此之由非必二人不見而世遂無傳本也

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

案自衛宏傳杜林漆書古文類科斗書當時疑爲孔壁中物故孔穎達正義謂衛賈馬亦傳孔學卽康成書贊所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

及傳說鄭康成見而好之以爲先師安國亦好此學而譏歐陽夏侯等之溺於今文蓋是時安國古文藏於祕府世末由見康成見杜林漆書疑卽孔本非孔學而意在師祖毛奇齡所以謂其見似而喜也其稱安國爲先師者非必授受本師蓋漢人謂前進者爲先師如劉歆所云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是也其云雅材好博者張崇蘭曰雅材則殊於樸學好博則非復專家眾義並陳漸不安於墨守若劉陶之合古文今文而折其中此隋志所以謂其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也

案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費云我先師下生何時人鄭
也據此則練子下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
子安國鄭不稱孔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
注沈子國稱子冠氏上著其爲師也上冠以子者他師也鄭自所以
源於女國稱爲先師故冠子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于者又所以
別於孔子也王氏此說意在聯轡鄭與安國授受淵源子字本屬衍
文而改作子安國引公羊子沈子爲例不知子可加於氏上不可加
於名上且未有弟子尊師而反直斥其師名者王氏
亦自知不合乃引別於孔子爲解可謂通辭之真矣

衛宏定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

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案安國大序始有口以傳授語至衛宏則又增使女傳言一事後儒疑之謂伏生有壁藏本經有以治尙書徵之孫有傳今文之門人張生歐陽等何至口授黽錯使女傳言是說也唯閭若璩毛奇齡之言得之閭云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毛云所謂口授所謂傳言者非口念其書而傳誦之也謂說書也古凡授書必說書如倪寬初見武帝說尙書帝曰吾初以尙書爲樸學勿好及聞寬說乃從寬問一篇此說書之謂也故伏生之孫以尙書徵乃不能明定而罷謂不能說也故衛宏記傳言事則明云齊語與穎川殊異伏女所說錯祇得以其意略爲屬讀蓋說書有數端必解其篇義釋其字詁指釋其章

句屬讀而是時錯以言語不明祇得記屬讀而不記其他則是所謂口授所謂傳言在漢人已明明言之而世無學人惟知以記難記易動成口實陋之陋矣且吾更有說於此夫伏生所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書字冒也如曰口授則焉知其口中之字爲科斗爲篆隸而可指之爲今文也乎閻毛之言如此良品始悟史記不云求尙書而云求能治尙書是時能治尙書唯伏生或訓傳之本經爲門弟子攜去倉猝無以應詔故以口授女子使之傳言教錯耳而壁藏原本固不難出以與錯屬讀而口授其義也且序明曰屬讀其所讀者必有簡牘而非徒誦空言可知也

許慎說文自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大小信而有證稽譏其說其稱書孔氏皆古文也

案序稱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而慎子沖上書言慎本從賈逵受古學但逵有兩古文既稱書孔氏則其授於慎者或卽以校三家同異

之古文然皆就蒼頡字體而言今說文所載古篆是也說文中引書中字不出二十九篇無孔壁增多篇一字其所引古文皆本孟子非本尚書特受遠古學得以通其形聲訓詁至所譏說文則籀隸雜陳歧字錯出不專守一家而必稱書孔氏者以壁書乃蒼頡體爲文字之祖且不忘古文所自受耳究之許慎亦未見孔書增多篇不得據說文言書孔氏而遂謂古文止於是也

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學官

案范史載古文遂行古文遂顯者皆指杜林古文而言若安國古文東京時不立學官而通人學者私相傳習好尚者多此所以延至三國諸葛武侯書中引用其語陳壽志中襲取其言說詳卷中王肅注中竊見其傳而魏末晉初鄭冲皇甫謐皆得以經傳轉相傳授以至於晉立學而大行也昧者以古文不見於東漢至東晉方始突出誤矣

古文尙書辨惑卷二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晉書荀崧傳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卿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

張華劉寶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宏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摅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案古文在漢爲博士所排不得立至三國時猶聞今古文忿爭逮及於晉門戶衰息公道始昭晉武帝受禪迺立古文尙書於學在博士

十九人中荀疏所謂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並興者是也孔卽孔安國是時祕府有古文經文九州之中師徒相傳亦當有古文經傳以故鄭冲皇甫謐蘇愉梁柳咸傳其學張華郭璞猶引其注雖經永嘉喪亂而羣儒尙存古本自不致絕然後知三家今文之所以亡者以西晉之未立於學也孔傳之所以存者以武帝之早立於學也故喪亂之餘梅賾得而上之復立於學而荀崧方爭省置爲追述其原委如此世儒不察徒見隋志之上傳而不知荀疏之立學遂以古文爲東晉人僞造誤之甚矣試思荀崧上表請增立公穀而穀梁以膚淺見斥此時豈肯容一僞古文於其間哉舊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案舊晉書爲十八家本大半晉人所紀聞見最真唐時猶存故孔穎達采入正義中自明梅賾以帝王世紀多載孔書遂誣古文爲皇甫

謚僞造惠棟王鳴盛等從而和之朱彝尊反謂皇甫謐未見古文皆
衡言也夫僞造古書者皆有求於當世者也今晉書皇甫謐傳或勸
謐脩名廣交謐作元守論以答之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
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守正自晦如此是豈造僞書者哉且
舊晉書明載其古文所受曷可誣也故四庫提要亦謂驚言皇甫謐
造古文無實證允矣

舊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
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
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

案鄭沖生於東漢末東漢好尙古文故沖得古文以相傳授此如伏
生生於周秦至漢而以今文教張生歐陽也自沖以至蘇愉梁柳臧
曹梅賾淵源代嬗一脈相承此亦如三家之今文彼此傳授而綿綿
弗絕也但梅賾奏上其書施行正義以爲在前晉時後儒以爲在東

晉時然古文實於前晉已立學官孔穎達之言實非無據故隋志亦止言梅賾上傳不言東晉立學豈前晉因梅賾奏上其書而立學經永嘉之亂傳失而賾復上之邪今不可考矣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

案杜林傳漆書本鄭康成注之意在師祖孔學然馬鄭同受漆書而其注書與注書序凡字畫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陸氏釋文者兩家

又自各異蓋馬鄭各采雜記參以己見不復墨守師說隋志所以謂其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也所傳又唯漢世立學之二十九篇無孔壁之增多二十五篇孫星衍輯馬鄭注執是爲孔壁古文謬矣

志又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傳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案毛奇齡曰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厯敘之以爲古文傳註師說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亡至東晉始上也是以前敘所存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敘所奏又特

曰安國之傳其故爲明析不使謬亂如此毛說甚確但毛以傳作傳
註解微誤而沈彤遂據無有傳三字謂公私本皆絕則尤誤考隋志
所稱無傳不作本絕解如志左氏云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
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賈公其後劉歆典校經
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使其無傳而本絕賈誼劉歆何從而見之古
文尙書亦猶是也張猗谷曰隋志云今無有傳者其意謂孔傳既出
單經文本唐時不傳耳

張云今指唐時觀後文直敘至隋代可見

沈以爲亡於永嘉不觀

下文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亡而不及古文經乎在史
臣恐人誤會析言經存上傳以示區別乃讀者鹵莽將三家並亡誤
作古文並亡隋志現存其文義猶可覆按也梅賾上傳已闕舜典一
篇使賾造僞傳豈有能造五十七篇而獨闕一篇之理姚興方上二
十八字正義言爲梁武帝所駁遂不行用志言於是始列國學所紀
各異未知孰是至志目有尙書逸篇二卷今亡孫星衍采輯補之其

中眞僞難淆未可爲據乃亦以爲孔壁所遺是眞作僞之尤者也

又案堯典舜典序爲二篇舜典自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至納于大麓數語與書序堯聞之聰明及歷試諸艱意相應其各自爲篇無可疑者但伏生誤合於堯典至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

見經典釋文

是續孔傳之時但分出舜典猶無篇首二十八字毛奇齡謂

二十八字在王肅范甯注已有其文殊屬失考惟云此二十八字在漢魏已有可徵則甚確如云在漢末有引用之者如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此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輿之非僞固不足辨也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尙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亦先於方輿者但毛氏疑建皇授政改朔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此殊不然古人

引書或增其語或約其辭其云建皇授政者卽書之詢事考言汝陟帝位意也其云改朔者卽書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意也是時明帝卽位詔議改朔高堂引書斷章而約其辭此亦如論語子張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弟兄罪不相及漢武帝封廣陵王策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廢有後羞皆括書意而爲之者也且史記舜本紀亦有虞帝者曰重華語想亦從安國問得之而未悉其全耳至毛氏據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之文謂堯典止此證之史記堯本紀亦同以下方爲舜典張崇蘭駁之曰謂舜典若從月正元日分篇則與書序不相應堯本紀欲備堯一代之事故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諸事敘入其中至舜本紀不容複出乃約其辭曰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非卽舜典文乎二典事本相因孟子引堯事卽稱堯典此猶左傳引虞書賦納以言以事關禹卽稱夏書引周書洪範凡三見以箕子商人卽稱

商書也良品更有一證於此二十有八載舜陟位之年也豈有舜年紀於堯典中者自古史臣紀年無此書例况舜典前篇帝曰者堯之言也後篇帝曰者舜之言也若止有堯典無舜典則典既屬堯堯稱帝曰舜不得並稱帝曰矣惟係舜典中文史臣首述堯命恐其篇中無別故於咨四嶽加舜曰以間之而其下皆以帝曰專書此書例也至文氣章法兩篇位置確不可易詳後辨中始知古來經典傳非一本由缺而完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云

隋書經籍志目古文尙書十三卷

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尙書十四卷

孔安國傳

案隋有古文尙書十三卷或當時錄自祕府或傳自民間雖不可知而要其爲安國隸古定本則一也自范甯集註改古文爲今字始就簡易故隋志亦有今字尙書十四卷此皆在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以前陸德明曰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特自范甯以至衛包則

全變易之耳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隋書經籍志目古文尙書音一卷

徐邈撰梁有尙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等撰

案陸德明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然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故康成有詩音有三禮音服虔亦有左氏音誰謂漢人之不作音也康成既有詩音禮音安必不作尙書音康成可作尙書音安在孔安國之不作音邪德明謂爲後人所託恐未必然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案王充論衡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尚書一篇獻之而二十九篇始定陸德明則言所獻者爲泰誓合伏生所誦爲三十篇一今文之篇數傳聞異辭已如此而乃以篇數之多少議古文乎古文泰誓既與序相應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同諸儒攻古文者偏不之信乃反信此馬鄭王皆疑之泰誓多方采輯補入今文經中如孫星衍之今古文注疏是也王鳴盛且云其書傳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僞是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不相應者馬鄭疑爲僞而彼獨指爲眞彼學宗馬鄭至此反畔馬鄭何有於陸德明之所言哉

經典釋文云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

家

安國雖作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傳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遺經學官

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脫誤甚眾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琅

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乘欽

一本作桑欽

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

貴顯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

作傳鄭元注解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

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

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

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

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

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郡姚方興采馬

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梁武帝時爲博士議

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

伏生雖昏髦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漢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案陸德明敘古文源流與漢書隋志尙合惟其中間有兩歧之說或得之傳聞並存之以俟考如受詔作傳旣云遭巫蠱事不獲奏上是安國之傳未上而不得立學也乃小注復言獻尙書傳遭巫蠱未列學官是安國之傳已獻而不得立學也使傳已獻藝文志豈有不著其目者故不如從大序爲是元帝時梅賾上傳旣云亡舜典一篇取王肅注從慎徽五典以下分以續之是王肅本無此二十八字也乃於齊明帝時又言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遺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是又疑王肅本已有此二十八字也故毛奇齡據以爲說謂二十八字卽在王肅范甯注中而陸德明列此二十八字於舜

典注下復言聊出之於王注無施則是王注實無此二十八字而何以於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本謂其爲采馬王注僞造也且在晉世已有范甯注舜典一卷當卽所取王注分續本此皆在姚方興之前者故不如隋志但紀其上二十八字爲是伏生本無此二十八字或簡編之脫或記誦之差所謂文相承接致誤者正以無此八字而誤合之也梁武帝偏信今文故有此駁其後至隋卒購而得之可知梅本姚本之外經傳不一本也但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時必與孔傳齊出王肅竊見孔傳故解與之相類陸德明反疑其采王注爲之不知姚方興武人何能采注作傳乃明鄭曉遂謂舜典孔傳爲劉光伯僞撰本朝阮元亦謂濬哲以下十六字爲劉光伯所增試思方興所上明載釋文序錄注中陸德明與光伯同時見聞最確豈有光伯所增造者而蔽之於姚方興哉不考情實妄誣古人率爾筆之於經余故附辨於此以示來者

阮元說見十三經附錄校勘

又案陸德明釋文多兩歧之說余既辨之茲又得一條於此如云孔氏之本經絕是以馬鄭杜之徒皆謂之逸書其意以爲馬鄭杜不見古文耳若謂孔氏之本遂絕讀後漢書孔僖傳不云自安國以下子孫世守古文乎馬鄭雖不見古文孔氏要自有古文若晉武帝已立古文於學杜預不容不見或杜預爲守鄭學者古文雖出漫不措意故注爲逸書此亦如今日鄭學諸家刊經專用二十九篇而不錄古文也釋文與正義考論古文源流設辭時有未善遂爲今日攻古文者所藉口是惟平情論古者自能審之云

孔穎達尙書正義序云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川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

案古文在漢不立於學故馬鄭莫觀其籍在晉初獲立於學故皇甫謐獲載其書孔穎達謂其早出晚始得行自是覈實之論至謂古文辭富而備義宏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真道得古文分際出故朱子勸人熟讀古文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所難乃有郝敬之徒謂二十五篇清淺鬆泛甚至詆太甲說命風格卑弱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庸妄無識一至於此此大學所謂好惡拂人之性韓子所謂蟬蚋撼樹不自量者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云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祭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

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爲五十八篇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三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案張崇蘭曰正義此文意涉模糊故語多轉轄諸家攻古文之案實

結胎於此夫謂漢儒不見古文以言馬鄭可也劉向親典祕書曾據以校三家經文班固於顯宗時領其職作藝文志知其所多篇數謂之不見可乎且僞書本據鄭注篇數造以足之安得謂西漢諸儒所見卽此孔冲遠之意特以班志多十六篇與孔傳增多二十五篇之數不合故謂其不見以曲爲彌縫而不知適示人以隙也使後世不信西漢諸儒不見古文之語因不信此二十四篇爲僞書而卽據劉向班固所見卽此二十四篇之說以爲攻東晉古文切證毀經非聖實由正義一言之誤而生今有以明其必不然者西漢古文初無鄭氏所分篇數二十四篇卽巧於因襲正義三十四篇於何徵之於是攻古文者不得不臆斷鄭傳孔學鄭之篇數卽孔之篇數而無如後漢書及隋志並言鄭傳杜林之學非孔舊本也若乃孔傳增多二十五篇之數與藝文志本不相違孔冲遠特未深思耳夫藝文志不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乎古者篇卷同稱五十八篇何以言四十六

卷蓋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孔冲遠既按其篇目計其卷數著之

正義中矣何明於彼而暗於此也增多二十五篇凡十八序

伊尹作咸有一

德以無序語不成序附之太甲篇猶周公作無逸亦附於多士篇此百篇六十三序五十八篇四十六序習例如此也應十八

篇其言十六何也毛奇齡曰大禹謨與皋益三篇同序則一序不當兩出又二十九篇內本有泰誓則此增多之泰誓又當以抵伏書篇數去此兩序實得十六序則十六篇矣苟明於二十五篇之卽爲十六自不必別求二十四篇以當眞古文而正義所謂僞書者更無容鑿空臆斷目爲康成所受矣

尙書正義又云劉歆作三統厯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尙書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

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斲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允征云允征臣名又註禹貢引允征云厥匪元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廢又註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適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

案劉歆移太常博士議立古文十六篇非不見古文者乃其作三統歷所引武成不與古文同此必漢世所行之僞武成以所引伊訓紀年知之

詳後或
而卷中

古人著書多引雜說故孔穎達亦僅謂其不見孔傳

至賈逵父徽受安國之傳達受父業非不見孔傳者乃其以今文教授故奏尙書引流爲烏之說自是據今文秦誓而言從時尚也故孔穎達亦但謂其與孔異馬融云書傳所引秦誓秦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真不見古文且不見孔傳矣服虔杜預注左傳係據賈逵誤文

詳見
卷中

不知改正謂爲不見孔傳良然至康成則有

不可解者謂爲不見古文而入楚伐木何以知注於舜典避亂洛汭

何以知注於五子之歌載孚在亳何以知引伊訓張崇蘭以載孚在亳爲朕載自亳與

文謂康成爲見古文何以注禹貢引厥篚元黃昭我周王以武成爲

允征之文注咸有一德何以有伊陟臣扈曰之文注典寶何以引征

是三腰爲伊訓之文注允征何以云允征臣名注旅獒何以云癸讀

曰豪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何以云亡汨作典寶等篇見亡

何以云逸是知康成所據者必張霸百兩篇之文也曰張霸僞書康

成何爲據之曰不見王充論衡所云乎充云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

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出祕百篇

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

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

書本有百兩篇矣據充之言霸書雖黜不立學成帝高其才惜其文

漢世咸傳其本康成見而引之亦其常也彼於緯書中候尙注之何

有於百兩篇之冒經哉不然康成所引書從何來若正義所云偽造足註之二十四篇則明在康成分三十四篇之後或亦康成所不及見耳

尙書正義又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岫東爲宅岫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剗剗剗云臆宮剗剗頭庶剗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

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案正義敘孔學源流語多牽混在康成當日得杜林漆書本愛其字畫奇古類孔壁書明言爲衛賈馬三君子之業未言爲孔業其云安國亦好此學者特言安國亦好隸寫科斗耳未言卽爲安國本也孔穎達據此遽謂鄭師孔學本非孔學而曰意在師祖猶可言也何至牽入膠東庸生劉歆以爲鄭所傳受以故閭惠之徒鑿言鄭受安國之傳上與庸生合又與劉歆合而不知此乃穎達之誤文也何以明之庸生劉歆所傳者乃隸古定本必有五十八篇及傳注釋文云安國受詔爲傳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劉歆移博士書云得多十六篇皆據傳注多篇爲說此孔學之灼然者今既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何名孔學且馬融不見古泰誓自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而猶謂其並傳孔學可乎謂賈馬唯傳三十三篇經文可也而乃謂庸生劉歆亦止傳三十三篇經文可乎穎達之

意不過謂孔壁原係科斗漆書故就字畫論之通庸劉向賈馬鄭爲一學而不知其派別枝分剖析不明徒貽惑來學耳且穎達既定五十八篇爲孔學與漢書隋志悉合而又因康成疑似之言以三十三篇爲傳孔學自相矛盾以致吳澄羅喻義孫星衍戴祖望輩削去二十五篇專刊二十九篇號爲鄭傳安國的本閭若璩並欲仿古文石經書之以立於學而廢此增多之篇毀經誣聖未必非穎達一言啓之云

正義又云梅賾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作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纂明監本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案晉武帝時已立古文於學世以正義前嘗爲誤字者非也但爲梅賾奏上則不可知耳穎達謂古文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此語實爲古文流傳切證讀者不察遽有適從何來之疑吾試推論於此夫古書之存全在傳錄之多祕府所藏世每罕見一經兵燹蕩然無遺傳錄少也如隋書經籍志所載百不存一職此之故民間之本彼此傳寫藏諸名山代遠年湮猶有存者夫以暴秦之火棄市之禁而伏壁孔壁河內老屋後先迭出漢書藝文志亦多秦火以前書其本不絕傳錄多也故歷朝亂定必求民間遺書況古文爲先聖之書通人學者多好尙之卽祕府之本不存而民間之本未絕劉歆所以云禮失而求諸野也且見諸載記者古文已有數本三家亡而梅賾上之此一本也舜典亡而姚方興獻之此又一本也姚本不用隋開皇時復購得之此又一本也此外民間流傳恐尙不止此數矣曰民間之本果可恃乎曰漢成帝時劉歆校理祕文傳問民間古文外內

相應豈得因張緒一人而遂疑民間皆僞本哉

古文尙書辨惑卷三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漢世古文尙書考

古文出於漢世前漢所傳爲孔安國本後漢所傳爲杜林本孔安國本有五十八篇獻上未立學官乃以傳都尉朝膠東庸生清河胡常琅邪王璜平陵塗惲河南桑欽至平帝時始立於學未幾復罷此前漢古文之迹也杜林本有漆書古文一卷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解雖其時如尹敏周防楊倫丁鴻孫期蓋豫張恭祖周磐張楷之徒同習古文皆莫詳其所自來而惟杜林之傳最顯此後漢古文之迹也世徒見賈逵父徽受古文於塗惲逵傳父業又數爲帝言古文而不知其作訓乃用杜林本止二十九篇後更應詔集歐陽大小夏侯古文同異爲三卷不過以古文較二十九篇同異一如劉向之以中古文校三家脫誤者而於增多之篇概不及焉雖肅宗好古文惟取者三家同異

鄭康成注古文只及三十四篇故隋書志之云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
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乃今之學者見康成與賈逵同注又見康成有先
師安國亦好此學語遂斷爲鄭傳孔學或據李延壽言康成所注非古
文陸德明言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語駁之余以爲漢書於康
成題曰古文尙書孔穎達謂鄭意師祖孔學而其經文亦孔壁所有然
所謂孔學者不過三十四篇而已其增多之書固不與也於是閭若璩
知三十四篇不足以據孔學無以奪見行之古文乃以孔穎達疏中僞
造之二十四篇當之孔方斥爲足鄭注彼卽冒爲鄭所注一時耳學之
徒起而和之以爲此卽真古文而不知此二十四篇中馬融所引秦誓
見馬融康成所論周官見周禮保氏序應有而反無鄭所注亡之武成
書序咸有一德應無而反有篇目既相牴牾又實未見其篇中何語徒惟是
懸空臆決之詞無足據也然則漢世古文之傳有據乎曰有後漢書儒
林傳云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隋書經籍志云晉祕

府有古文尙書經文孔穎達疏云孔注之後雖不立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此漢世古文之所以相傳至今也是足據也無可疑也

孔鄭古文異同論

孔穎達尙書疏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又云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是說也爲孔學者駁之謂鄭實注杜林漆書於安國古文何與爲鄭學者主之謂鄭云先師安國亦好此學正是安國嫡傳余嘗詳考二者而平心論之鄭與孔岐異者在篇目訓詁之蹟鄭師古同好者在隸古字畫之間何以明之安國之爲隸古猶存蝌蚪遺意故孔穎達謂其存古可慕漆書亦是古文故杜林以爲不合時務賈馬與鄭喜其類壁中書爲作訓注故亦號古文尙書所謂意在師祖孔學也但字體象形意會各別卽賈馬鄭三家猶有異同許叔重受學賈逵采之入說文中故其序亦云書孔氏也

及至於唐改隸從俗書凡安國所定之隸古馬鄭師祖之字蓋始蕩無一存其存者唯經文之辭而已時孔氏古文早出孔則增多二十五篇鄭唯有三十四篇馬鄭皆不見孔壁全經馬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鄭注書序凡涉安國古文非逸卽亡至於訓詁之間鄭尙不同於馬何況安國後儒不察其異同之故而侈謂鄭傳孔學誤矣夫鄭所傳者三十四篇也孔所傳者五十八篇也全者出則不全者廢自然之理也或曰前代孔鄭並行其可復乎曰不可由鄭之孔是以半得全也由孔復鄭是以全得半也且鄭書已具孔篇中胡取乎其別出也或曰鄭不有所述之二十四篇眞壁書乎曰鄭述二十四篇別無徵驗若據正義則已斥而僞之矣况有目無書豈區區篇目遂可立學邪本欲以黜人之僞而乃挾僞書以圖之以僞亂眞誠不知其可也

漢僞古文辨

漢僞古文有二其一爲張霸百兩篇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

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篇或數簡文義淺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非是
迺黜其書此其僞人無異辭無待辨者也乃有書非張霸襲張霸之故
智而爲之者孔疏斥爲張霸之徒僞造古文二十四篇是也彼其審定
漢志知爲十六篇又依書序釐爲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自以爲無瑕可
指矣而豈知其前後歧出之間往往齟齬而不合請試言之九共九篇
既以同卷計此依書序同序同卷例也而書序汨作九共同序大禹皋
陶謨益稷同序伊訓肆命同序亦當以同卷計則篇數不得另算除此
數篇數卽不符其僞一案孔書以同卷計數合十六篇僞其後漢人初行
民間僞秦誓馬融歷引傳記所述知古文有眞秦誓而二十四篇無之
固若璩知其如此輒私補入又與原目不合其僞二周禮保氏序官疏
引鄭氏曾與趙商論周官師保之文則古文有周官鄭已知之二十四
篇果爲鄭所注何以無此一篇其僞三二十四篇既云足鄭注其出於
康成之後可知何以鄭注書序武成云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引尹吉書

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而二十四篇有之則非鄭所述明矣其偽四九

共寥寥三語見於尚書大傳尚至今存案伏生所見九共必止於此若

若煌煌九篇全文豈有出而復亡之理且九共數語鄭尚注之九篇全

文鄭果有注何以不傳一字其偽五有此五偽故不足取重於世出而

卽亡當時無一人傳述之者而僅見斥於孔疏乃閻若璩等從千有餘

歲之後冒認爲孔壁之真古文夫考古文者必文辭與傳記訓詁與爾

雅皆相應然後爲真今閻氏實未見其文辭訓詁若何而徒據其齟齬

不合之篇目反以確有證驗者文致以誣其僞而於毫無證驗者影響

而據爲真是可怪也是不可不辨也

魏王肅無僞造古文尚書事辨

僞造古文尚書之說誣晉人不勝乃變其說而加之魏曰王肅本初

者有閻氏據忍氏據王氏鳴盛孫氏星衍等其誣王肅之旨有二一日王肅嘗僞造家語既

以家語難鄭安知不僞造尚書以難鄭今案家語自序云鄭氏學行五

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者若重規疊矩是其所據以難鄭者乃孔猛所藏之家語別無他書而惡王肅之難鄭者因鄭論廟制有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肅作聖證論又非之遂疑肅爲據尙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語卽誣其僞造古文不知天子七廟見於穀梁王制祭法禮器而荀卿劉歆班彪父子孔鼂虞喜千寶皆因之不獨王肅主是說且不獨尙書有是文也卽此文尙書他本亦有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尙書逸篇三卷爲晉徐邈注其一條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非王肅可僞爲者

案晉初孔肅並行徐邈書是

言之本且難鄭者當時不止王肅一人虞翻嘗奏鄭氏注五經違義尤甚

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王粲集中有難鄭尙書事其言曰世稱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尙書法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是虞王二人其難鄭氏正

與肅同未嘗取資乎僞書何獨王肅必造一僞書乃能難鄭哉且難鄭原以摘人之非乃先造一僞書以授人口實又何爲此拙計哉一日王肅注尙書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肅何從私見不僞造安能有此案古文之學盛於東漢孔僖以下世傳不絕王肅紹父通經魏志王肅以通經拜郎中子肅撰定父期所作易傳列於學官生於漢末孔猛昔相從學因與孔氏往還獲見其書亦事之常而其所注尙書實皆立學之今文於古文僅參用其說正與史記采用今文而其中多古文說之例同豈得因其有古文說而卽加以僞造邪今王肅注十卷已不傳世儒謂其與古文如出一手何從證驗且古文與今文同卷彼既注今文三十三篇又假孔傳注五十八篇一書兩注何義之從至古文經文辭富而備義宏而雅漢世以賈董之詞絮之尙不能髣髴其萬一而謂爲王肅所能措手乎哉雖然古來僞蹟皆有質驗未有不敗露於當時之耳目者是故張霸之僞造百兩篇也以中古文校之非是迺黜其書漢書儒林傳載之劉

炫之僞造連山易魯史記也送官取賞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隋書儒林傳載之至王肅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陳壽魏志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孫叔然駁而釋之元行冲釋疑稱肅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使肅當日果有僞造尙書難鄭之事孫炎爲惠州大儒受學鄭門馬昭方上書糾繆曲護鄭學必將立發其僞造之覆訟之於朝而顯黜其書當不僅駁其非而摘其謬已也如是而陳壽作王肅傳必據之以入志裴松之亦必采之以作註矣乃詳者當日孫炎駁之而不言其僞馬昭謬之而不及其僞陳壽書之裴氏注之而絕不一著其僞可知肅之不僞造古文也影影矣故吾論僞造古文之據必以當時傳記所載爲斷若千百年後懸空臆度之詞卽有幾希近似吾猶不信而況其形影之茫如者乎嗟乎古人往矣其遺文軼說散見羣書者明明可以定古文之真而羣儒反執此以證古文之僞則徵驗旣窮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復何所折衷以歸一是惟是事

必求實諸儒既疑魏晉請卽魏晉載記中定之果有能指一端舉一言如漢書張霸隋書劉炫之所云者吾亦將設辭而助之攻矣若猶未也請平情論古者試一辨之

晉世古文尙書考

世以古文尙書亡於永嘉爲梅賾所僞造者非也夫古文出於漢世必證之於漢史而始驗其真古文疑於晉時亦必證之於晉史而始可定其僞後之學者誤解隋志以爲永嘉之亂古文遂亡耳案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是所云並亡者謂歐陽與大小夏侯今文之傳耳未嘗及經文也梅賾所奏上者亦孔安國古文之傳耳亦未嘗及經文也古文經文固未嘗亡也然此猶驗之於隋志者吾更驗之於晉史而得數人焉益徵古文之不僞其一

爲郭璞晉書郭璞傳云璞好經術博學有才又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
算歷惠懷之際河北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於是潛結姻昵避地東南
而其作爾雅注於釋詁篇引太甲文曰猷我后於釋畜篇引尙書孔氏
傳曰犬高四尺曰獒而其注麟則曰永嘉四年所得注豳則云元康八
年所得是爾雅注一書始於永嘉未亂成於永嘉既亂而其所見孔氏
古文及孔安國傳已如此使稍有僞經術博學如璞豈肯據而引之審
是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僞可知矣其一爲荀崧晉書荀崧傳云
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元帝踐祚徵拜尙
書僕射時方興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
毛詩鄭氏周禮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
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
曰昔咸甯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逆給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
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清門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又曰世祖

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營建辟雍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

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

案孔即孔安國此時立孔學博士在十九人之中至元帝即位而省只剩九人而古

文尚也孔氏學博士仍在故荀疏述之

章句傳註眾家之學

案此有孔古

置博士十九人

九州之中師徒相傳

案此亦有孔古

學士如林云云據此則是武帝初

禪已立古文於學元帝卽位踵而行之未聞因梅賾上書而始立國學也自武帝以至元帝孔氏立學之未嘗絕可證古文之未嘗亡使其學亡而復立荀崧方爭廢置必援例以爲言矣且是時在朝方立古文之學在野必多習古文之人考永嘉之亂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始入京師厯永嘉六年七年建興五年以至元帝卽位之建武相去纔有七載爲時未久自郭璞荀崧諸大儒外凡所稱侍中常侍黃門通給古今領國子博士及爲所參訓之國子生當有在者舊文皆所省記以較今文廢近百年而始得一九十之伏生尤爲切近使經文果亡必明詔以求之而諸儒何難立應使經文有僞必羣起而攻之而一梅賾何能售欺此

自然之勢也

案經文關係甚重不比傳註可有可無故經文存而三家傳亡則聽之古文存而梅賾上傳則用之以今文二十八

篇亦在孔氏古文中也

况荀崧史稱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彼在武帝立孔學時

既已躬逢其盛至元帝上孔傳時苟見其僞豈肯聽其與鄭並立此又必然之理也審是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僞又可知矣其一爲鄭冲管書云管太保鄭冲以古文尙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陽城臧曹臧授汝南梅賾當時舊史誌其授受源流如此乃疑者猶謂古文在漢鄭冲管人何所承授不知鄭冲生於漢末魏文帝爲太子時命爲文學累遷尙書郎古文在東漢爲學者所好尙漢末之傳未絕也則鄭冲獲習其書亦何足怪審是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僞又可知矣其一爲皇甫謐管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案此管書爲十八家舊本孔穎達親見之信而可徵今管史亦稱謐帶經而農博綜典籍非俗儒妍陋者比左思作三都賦尙欲借其序以爲重豈謐自作世紀肯襲

偽書以成文且太康三年謚已前卒其世紀之成在永嘉未亂以前去
梅賾上書尙四十餘年而世紀所載之古文與東晉之古文相應審是
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偽更可知矣夫自古作偽之書未有能盡
掩時人之耳目者是故張霸之偽書駁於劉歆杜林之漆書標於漢史
今以孔書之偽證之於晉書而晉書無是言證之於南北諸史而南北
諸史無是言證之於隋唐諸書而隋唐諸書亦無是言且不惟無是言
已也郭璞方且引其文以作注荀崧方且述其學以上疏鄭沖方且傳
其業以立教皇甫謐方且據其言以作紀繼是而范甯則有古文舜典
注一卷矣徐邈又有古文尙書音一卷矣其在前則魏王肅有古文尙
書注十一卷多同孔氏說其在後則孔穎達正義陸德明釋文皆爲古
文序其源流爲之疏解絕無有稍疑其僞者乃以千百年以後之學者
其時代不如古人之近其見聞不如古人之詳徒率其私臆拘文牽義
冒指爲僞反將晉書隋志紀載著明之言一概抹倒以仲己說則是天

下既無可信之經復無可信之史推其弊唯有焚書而已矣有是理哉
吾故厯考其蹤蹟所由以爲世之學者徵驗焉

古文篇數考

或曰子以二十四篇之非古文既聞命矣漢志古文得多十六篇何以
又有二十五篇也余曰凡僞造書未有不先審其篇目而爲之者漢志
非僻書束管人豈得未見不爲十六篇而爲二十五篇其必爲原書之
所有固也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經文四十六卷孔安國序亦云四
十六卷卷數既同而篇數反不同大抵同序同卷異序異卷分併不同
之故毛奇齡曰大禹謨與皋益三篇同序則一序不當兩出又二十九
篇內有泰誓則此增多之泰誓又當以抵伏書篇數又曰伊尹作咸有
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內與咎單作明居周公立政同余
嘗卽是而推數之五子之歌一允征二仲虺之誥三湯誥四伊訓五太
甲三篇附咸有一德六說命七武成八旅獒九微子之命十蔡仲之命

十一周官十二君陳十三畢命十四君牙十五冏命十六此十六篇之增多者也獨是十六篇之數班固志之荀悅紀之劉歆書之馬融亦序及之漢人無不知者乃桓譚亦生於漢而其新論有曰尙書古文四十五卷爲十八篇篇數異而卷數亦異者何也然後知竹簡中物惟所離合取義不同未可執一以論也彼區區計及於篇數之間者是猶膠柱之見也

朱子僞傳序不僞經文論

今之攻古文者皆借朱子爲重曰朱子嘗僞之矣夫朱子於安國傳序或不無微辭曷嘗以僞加之古文經文哉嘗考朱子語類其論及古文也始而疑繼而信終而爲之玩索解說以教人其始而疑也則曰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蝌蚪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其繼而信也則曰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其終而玩索解

說以教人也則又曰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宜取細讀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稅過盤庚卻看說命朱子之論古文如此而近時攻古文者不合觀朱子前後之言徒疑其一時存參之語無端造一事實謂朱子分經與序定爲僞書既誣朱子又詆蔡沈謂其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淺學之徒又從而和之幾成古文定案而不知朱子亦有疑及今文語正可爲不僞古文之借證也然亦有窺破此旨而反以訾朱子者如梅鷟謂朱子不應以古文注論語未免爲受校人之欺閭若璩謂朱子疑傳不疑經於古文似猶爲調停之說是也是皆不知朱子者也亦皆不知古文者也

毀古文出於漢學門戶論

尙書在前漢有伏有孔在後漢有孔有鄭皆漢學也然而授受於此分卽門戶於此立古文初出未立學官劉向以爲時所不施之故不紀於別錄孔衍上書爭之哀帝欲立古文博士不應劉歆移書責之黨同門

妬道眞是古文之在漢已有欲以不誦絕之者至魏而今古文猶忿爭未已晉初孔鄭並立逮更六朝各守其師異議始息至唐廢鄭立孔當時若逸禮若孝經皆有起而辨斥之者尙書古文則無一人稍置喙焉元明以來始疑古文我朝羣儒趨尙漢學其論古文皆據鄭以駁孔謂鄭所未見者書卽非眞而不知孔自孔鄭自鄭塗分派別在漢已如是也且不獨據鄭以駁孔並欲伸鄭以冒孔蓋不斥孔書之僞無以炫鄭學之名故江藩撰漢學師承記凡左祖古文者屏之不入漢學而一時承學之徒景附響臻自託於康成遺緒莫不以攻古文爲梯徑曰如是則可以附於漢學而震伏乎當世也嗟乎孔安國獨非漢儒乎哉孔僖以下世傳古文不絕獨非漢學乎哉乃以鄭學之故誣之爲僞黜之不得爲漢學是直門戶之私而已傳經衛道者當不其然

漢志古文十六篇說

漢藝文志古文尙書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案劉向別錄爲五十八篇

與孔安國序合班固注五十七篇康成以爲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是康成猶知古經之有五十八篇也但十六篇之說實發於劉歆而班固作志因之藝文志本劉歆七略而七略所載皆中祕書或劉向校後亡其一篇故劉向著其原目劉歆著其現存歟乃班固作藝文志時不及詳檢於卷則紀其原數於篇又據七略之目注之且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何言之不析也夫劉向云五十八篇前志亦云五十七篇既以篇計則以考得多者不止十六篇是當以安國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之例計之而志中又無此文何也且二十九篇有秦誓此秦誓乃後得者十六篇又有古秦誓則後得乃複重之卷不當入數何以云得多十六篇也蓋古文初出未立學官人但能約略指數如史記所云逸書得十餘篇是也劉向則據安國序文錄之劉歆則就得多篇計之班固因於劉歆卽馬融亦猶是也要之古文篇數當依安國大序總數爲定後人不知以孔序證班志之疏反以班志疑孔序之僞

誤矣或曰五十八篇漢既亡其一篇矣何以晚出本獨全也曰漢所亡者中祕本耳此安國所上之官府者也其所寫之隸古定以傳都尉朝者固未嘗亡也是以五十八篇獨全也

孔疏引鄭注書序亡逸斷句辨

張霸造偽書離析文辭以此篇入彼篇橫決首尾以中古文校之非是

然成帝高其才存之不絕傳至東漢學者以爲眞書

見王充論衡

而爲緯者

附之

見王應麟所論

鄭康成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

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三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夫百二篇者卽張霸之百兩篇也與中候緯書並存鄭以爲尙書特著之於六藝論則引其文以注經猶其以緯注經也乃解之者曰鄭有古文二十四篇此爲百二十篇鄭豈不識數不知鄭所注者書序也所引者百兩篇文也非二十四篇文也二十四篇有鄭注爲亡者鄭未之見安得引之然而其注爲亡逸

者何也必百兩篇至東漢有亡有逸故以注之於序如注武成建武之際亡孔穎達以爲所亡者漢之僞武成是也如注禹貢引允征厥篲元黃孔穎達以爲出於張霸僞書是也其曰亡曰逸者乃張霸書非孔古文書也序目有百篇霸書亦百二篇時爲緯者既附之學者奉爲真書康成方以緯注經焉得而不據之哉今之爲鄭學者必欲尊鄭祖鄭存而不論可矣乃反據其疑誤之注以畸訛孔經謂與鄭注亡逸不符斥孔爲僞不知孔穎達亦爲鄭學者也今鄭注存者大半出於正義張霸之書唐猶有存穎達親驗其詞證之鄭注知其所引在是而以爲未見古文學者不信謂鄭何至不能辨僞夫鄭非不能辨僞也特其時未見真書耳未見孔經原本故雖有一二流傳屏入其中真僞混淆豈復能辨但此事有蹟可驗非可飾說以欺人者余嘗取其所注亡逸斷句而以東漢事實證之乃知穎達謂其不見古文非無據也夫必辨古文之真亡必以東漢之引不引爲斷欲辨古文之真逸必以所引之合不合

爲斷其注爲亡者東漢實未嘗亡如注武成亡而武成引於王充注畢命亡而畢命引於班固注周官亡而周官問於趙商引於仲長統注蔡仲之命亡而命詞引於徐幹他如襲用古文詞語者不計其數豈得因鄭注爲亡而遂謂篇目非今所有乎至其注爲逸者他無可攷今就孔疏參之所引雖止數條已可概見東漢賈逵班固親見古文其驗古文之法必曰古文與經傳相應乃僮厥元黃昭我周王孟子引作周事而鄭注以爲允征之文此與經傳不相應者也又必曰古文與爾雅詁訓相應乃犬高四尺曰獒爾雅訓獒爲犬而鄭乃云獒讀曰豪是豪酋之長此與爾雅詁訓不相應者也不合如此此大異於賈班所驗者而乃據其所注之逸以爲真古文乎夫鄭自有古文自有古文之注隋唐以前並立於學當時學者尙見全書從無有執鄭以議孔者今乃崇虛名以毀實事於鄭並無絲毫之益於孔轉有邱山之損不知此經乃孔子所刪傳之子孫以爲世業在秦則有孔鮒守其藏在漢則有孔安國傳

其訓在唐則有孔穎達疏其義此其家學之不可泯者乃不滅於暴秦
炎炎之火而轉滅於鄭學悠悠之口昔人云甯道周孔謬勿言伏鄭誤
吾願攻古文者勿徒知有康成而不知有孔子也

馬融未見尙書增多篇解

孔穎達謂馬融不見古文據其未見古秦誓爲證世多疑之並有謂漢
中祕書實無秦誓者不知馬融典校祕書若見祕書無秦誓則其疑秦
誓也必曰吾典祕書不見古今文有秦誓也乃不曰祕書無秦誓而曰
吾見書傳秦誓之多而皆不在竊疑融雖以典書爲職祕府標帙累萬
恐未能盡發其藏而讀之也不然何以未見秦誓也果見祕書古文無
秦誓何不卽以祕書證之而反以書傳證之也或者融論秦誓時猶未
典校祕書亦未可知今某氏曰祕書十六篇若有秦誓融疑秦誓曷不
以眞黜僞余謂融若實見祕書無秦誓則當證以祕書黜之不應證以
書傳疑之况融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漢人師說卽傳義也馬融爲漢

經師既說今文何難爲增多篇古文說哉其云十六篇無師說蓋竊聞劉歆之言而未見古文孔傳也近人亦據此謂馬融不見必安國無傳而不知班固已言史遷曾從安國問古文說也說卽師說也亦卽古文傳也

孔疏誤不誤辨

今之攻古文者何據乎據孔疏之誤文耳疏以二十四篇爲劉班之十六篇按劉書以賁博士曰十六篇班志以攷得多曰十六篇雖其中必有分併之法而一書一志皆未明言乃作僞者生於康成之後知康成有三十四篇古文於是仿張霸分析合故智依安國同序同卷例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孔穎達見所分併之數適合劉班因卽以僞移之劉班而不知劉書班志初無二十四篇之名目也其以二十四篇強附於十六篇者乃僞造者爲之耳攻古文者正覓一證不得乃卽以穎達之僞斷爲劉班之眞而不知二十四篇中無劉歆所引畢命無康成所

問答周官安得據爲劉班古文蓋此乃穎達誤文也曰然則穎達之所
謂僞者非歟曰穎達以僞屬之劉班則誤以僞爲足鄭注則不誤劉班
時尙書只二十九至康成始分三十四而秦晉後得不入伏孔數內則
尙書仍二十八篇而已以二十八篇增入二十四篇終不符安國之五
十八篇於是不得不假康成所已分者以爲之足數此其人或卽在魏
晉間與西漢之張霸無涉與東漢之康成更無涉也曰何以鄭注逸書
十三篇悉爲二十四篇所有歟曰此必竊聞康成之注逸而猶未得其
詳者遂並其注亡者而亦逸之武成咸有一德是也世人不察乃以此爲鄭真古
文誤之誤矣是故攻古文者自以爲據史記據漢書而不知所據仍孔
疏自以爲據劉班據馬鄭而不知所據乃張霸之徒也要皆由不能辨
孔疏之誤不誤始